

醉太平

朱苏进 著

他们所谈的几乎都是史不见传的轶闻，任何一件事儿，在研究军史的人看来都是至宝，可叹这些事都上不了史册。老头们虽然都曾指挥过师团级战役战斗，但最令他们骄傲的话题，总是自己才入伍时第一次恶战，就连自己首战怕死失措，现在也拿来嘻嘻哈哈地说。老头们都是授衔的将军，渐入老境后最为怀念的，都是十七八岁时的事情。那时真是赤裸裸的军人。



军旅文学精品

万卷文库

第一辑·长篇小说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军旅文学精品

万卷文库

第一辑·长篇小说卷

醉太平

朱苏进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朱苏进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醉太平 / 朱苏进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2.1

(军旅文学精品万卷文库. 第1辑, 长篇小说卷)
ISBN 978-7-5470-1672-5

I. ①醉…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1651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4mm×234mm

字数: 290千字

印张: 18

出版时间: 2012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志新 梁晓蛟

装帧设计: 刘萍萍

责任校对: 马 腾

ISBN 978-7-5470-1672-5

定 价: 26.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 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出版说明

战争以铁血催生文学，文学以心灵消解战争。战争、爱情、人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人类走出懵懂时期，也就有了军事行动，有了战争，有了军旅文学。

每一场战争，每一场大战，都会或迟或早地滋生一批各种体裁的军事文学，并从中孕育出千古不朽的文学杰作。

军旅文学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这颗明珠无论在什么时代总是熠熠生辉；军旅文学是文学的晴雨表，这个晴雨表标示着一个国度文学的兴衰。

稍知古典文学的人，大都知道“四大名著”有两部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描写的是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稍知“红色经典”的人，总会忆起《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稍知外国文学的人，总听到过《战争与和平》《十字军骑士》《好兵帅克》《永别了，武器》《静静的顿河》；稍知军旅诗词的人，总会吟颂“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华章丽句。

稍微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军旅文学之林，更见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佳作迭出，好戏连台。军旅长篇小说，军旅纪实文学，军旅散文，军旅诗词曲赋，军旅戏剧影视，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阅读军旅文学精品产生的阅读享受和阅读快感是那样妙不可言：或如大河奔流，或如长关雄峙；或如春阳送暖，或如秋日凌空；或如泉响深山，或如鸟鸣翠谷；或如时花照眼，或如凉风解暑……

于是，就推动了“军旅文学精品万卷文库”的诞生。这个文库，将是军旅文学精品的总览。横向囊括当代具有深广影响的实力派作家各种体裁的军旅文学精华之作，纵向收入各个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军旅文学力作，倾力倾情为读者制作一席营养丰富的“精神大餐”。

编委会

军旅文学精品万卷文库
(第一辑 长篇小说卷)

编委会

主 任 / 李英健

副主任 / 董志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晓丽 朱苏进 麦 家 周大新
项小米 柳建伟 徐贵祥 董志新

执行编委

李英健 郎玉成 尹 岩 秦 红
王会鹏 崔云全 万 平 董志新

第一章

韵味

干部干事端着碗儿坐到夏谷身边，脸上的表情极像个来接头的地下党。他的目光研究着碗中的四喜丸子，低声对夏谷说：“哎，某同志马上要提拔了。”

夏谷惶惑地看他一眼，想追问，又怕显出轻薄来，便默然不语。

“简直！”干部干事气道。

这叫什么嘛，倒弄得自己像在献媚。本来就不该将如此要紧的消息告诉他本人的，不知怎地就露出来了，可见自己还是太善良啦。即使如此善良，人家还不信任，人家还将好事视作谣言，跟你老谋深算地从容着，反显出你太多情。干部干事摇头叹息：“老李我见多了见多了。人哪，一说到当官问题上就免不了作态！大头兵也罢，将军也罢，一样的无聊……”

夏谷涨红个脸，柔柔地检讨说：“小李你还不了解我吗？刚才我是给你吓趴下了。你想嘛，青天白日的，忽然闹鬼似的讲提拔，我还以为你小子戏弄我呐。其实啊，咱俩谁跟谁呀，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一向原则得要命。对此我嘴上有点损，心里还是敬佩的……”夏谷嗖地收口，埋头默默吃饭，等身后那闲人端着饭碗走开了，才含着半口饭道，“小李你不是要我吧？这种事千万不能开玩笑。哎，你是从哪儿听说的？是哪儿要提拔我？”

干部干事不语，任凭夏谷追问，半晌，才淡淡笑着：“麻烦你沉住气好不好？”

一旦叫他沉住气，夏谷反而越发显示出焦急，他以为急出个样来才能讨小李欢喜：“您老人家就别逼咱们了，快给个底，给个底呀。别开玩笑。”

“嘿，叫你说对了，我就是在开玩笑。凭什么我就不能开个混账玩笑，

就因为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就不许开个玩笑了吗？你们这种人，表面上尊敬我，实际上拿我当克格勃。我算想透了，克格勃就克格勃吧，克格勃也是党内一项分工。你能咬掉克格勃的鸟去？”

“哎呀呀，首长息怒。夜里我把党办那台大彩电偷你家去。要不，你不是有点肾衰竭吗？把我的肾移植一个去！还不够吗……那好，眼球要不要？睾丸缺不缺？凡是我身上有一对的，你都可以割一个去。我豁出废掉自己，让你永远健康还不行吗？”

干部干事用筷子点着夏谷：“你小夏，别跟我油！其实你内心深处不是个油嘴滑舌的人。几个老机关油甩甩的，我还可以理解。你要油甩甩的，我看着就十分可笑。就好像，”干部干事咽下一块儿肉，“就好像人为了和猴子打成一片，就去模仿猴子！”

夏谷伤感地低下头去。叫人这一骂，他觉得又痛苦又舒服，人家骂得透彻，很少被人这么透彻骂了。所以，骂上一顿反而有点甜滋滋的感受：“小李哟，真没想到你有这么深刻。实话说吧，自从你进了干部部门以后，我就躲你远远的了。每次想和你聊聊，又想，何必朝油锅上贴呐？也就算了。刚才你说人模仿猴子，真是入木三分。不，简直他妈的入骨三分！我这一向，闷得厉害。瞧外头，什么草包窝囊废都比我活得自在。孙自强——我手下一个班副，居然进了团的班子，中校；刘亦逊——当新兵时穷得偷我钱，一退伍成了大老板，昨天接到这小子的信，又离婚了，光赡养费就摔给那女的八十万。我想这小子就是为了叫我大吃一惊才写信告诉我的。他们凭什么牛皮？还不就凭着那一套下贱功夫呗，我想我穷也该穷得潇洒点，上不去咱们就做出不想上的样子。唉，不是潇洒人硬充潇洒劲头，结果，油了！这大概是属于穷追猛打精神时髦，叫你明眼人见了好笑是不？潇洒和‘油’，像得不行。我想我是他妈的欠骂。你要不是好朋友，还懒得骂我呐。”

干部干事默默点头，思索夏谷话中苦楚，颇受感动的样儿。有一阵子，两人都不说话，旁边人看了以为他们闹别扭呢，其实正是两人最亲密的时候。只不过，由于好久没那么亲密了，一不当心亲密起来，反而发涩。

夏谷瞟一眼小李，知道自己成功了。

李干事沉默好一会儿，开始一句句沉吟着说话。他这种说话方式，也显得十分沉重有力：全然文件式的，从话中都能听出标点符号，句句都是主

题，一个字也掐不掉。

“军区政治部下来个处长，姓季，看上去有40多岁了，但我估计最多30岁。为什么？因为他身上那种年龄感是贴上去的，是责任和权力使他变老成了。一聊，果然，和我同年兵。我和陈副主任专门接待他的。光是陪他走一走，我们就动用了三个工作日，他看现场看得特别细。现在，季处长正住小招待所。你别看他只是个处长，听说在军区政治部备受领导信任，是智囊一类的人物。呃，就像我在师里的地位。此次他来，明着是调查基层，实际上是挑选干部——第三梯队，送高级指挥学院深造一年，然后提拔起来全军区分配。你小夏，年龄、职务、军龄、表现……方方面面都合适，我跟陈副主任说了，力保你入学。在咱们这个减编师里，场面太小，待什么待，再待下去，还不把人搁馊掉啦。你去，天高任鸟飞，上！”

夏谷略微有点失望：“入学，可不等于提拔。”

“的确。有时候哇，要处理走的干部才叫他入学呢。但这次不一样。”

“有什么差别？”

“一、推荐的干部要经军区干部部审查，以往有过吗？二、一旦入学，三大关系立刻迁走，从此在编制上就算军区干部表上的人了，以往有那么干脆吗？三、此次入学干部，均报总政备案，第三梯队嘛。以往有这个规格吗？懂了吧。”

“懂了，我愿意去。我并不指望他们提拔我，我只期望毕业以后能留在大军区工作。”

“我了解你，你呀，总把环境的提拔看得比人的提拔还要重要。”

“不错，我重视环境。因为，我个人质量够了！就缺环境。”

“妈的，”李干事赞叹，“就算你连环境也没有，只守着这么大的自信，到头来也什么都会有的。你小子的自信心啊，看了叫人替你害怕。”

“精神原子弹嘛。”夏谷笑笑，“我手里掐半个露半个——就比一整个还多。”

“狼子野心！下回整党有内容了。”

“哎，小李子，既然入学这么好，你怎么就不去呀？”夏谷关切地道，“你的年龄、军龄、职务诸条件样样比我优越，你干吗不自荐一下？”

“看看看！……五分钟不到，又不信任我了不是。人哪，”李干事费

劲地咽下一口饭，从腹内挤出词来，“良心只有一颗，而疑心往往有三四颗。”

“常规嘛，要不人哪有这么累？还往往累及他人。哎呀小李，这些话你别朝深处想，想多了没意思，只会害了你自个儿。刚才那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哩。别绕，绕也绕不过去。是你告诉我答案还是我自己猜？”

“自己猜。”

“猜错了赔你两包烟。”

“猜对了我只出条！”

“小李啊，我要是猜对了，只有一个条件。”夏谷微笑着看他。

“别张牙舞爪的，有话只管说。”

“在下若是不幸猜对了，只希望你承认我猜对。”夏谷这话的意思是：我还不了解你小子吗？你嘛，经常是别人说对了，你也死不认账。

李干事脸色难看了一刹那，随即越发从容，点头道：“这个自然。”

“我猜啊，真要被提拔的人，不是别个，就是你自己。你看你今天有多快活，你小子心里要没鬼，敢这么快活吗？”

李干事用筷子直点夏谷，灿烂地笑着：“污蔑，污蔑。”已然是一副认罪的表情。

“诈出来了不是？”夏谷没有任何快活，只慢慢地朝口里扒饭。至于小李将提拔到何处任何职，他什么也不问，给小李一个机会，让他自己交代。假如小李什么都不肯说的话，夏谷不会逼他。他俩仍会亲切地，甚至俏皮地分手，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但是，以后他们之间便只剩俏皮，各色各样的俏皮，却再不会有什么信任了。

李干事沉默片刻，道：“正式通知你一下，今天下午3点钟，你要去见季处长。我想，你该有个准备。你今后的前途，恐怕就在那儿决定了。”

“我的天！听起来真怕人，我担心我受不了那考验。你给点建议吧。”

“唉……你呀，卖嘴皮子行，关键时刻就阳痿。就我对季处长的观察来看，你记着：第一，见了他别和他握手，敬礼就行了，他好像不愿意和人握手；第二，别给他递烟倒茶的，虽然他是抽烟的人，但是不喜欢别人给他敬烟。我给他敬过两次烟，他虽然接下了，但是放在边上不抽，只抽自己的。”

“有特点，我喜欢这种性格的人。一句话，这种人你永远跟他亲切不起来。”

“第三点你知道的，和我们管干部的人说话，最好少开口。问你什么就说什么，没问你的事，你就别卖弄聪明。言语越简明越好，这是常规。”

“这个我懂。我在这上面跌过不止一次跟头。”夏谷眼中流露着感激的目光。现在，他有点后悔，刚才不该对小李那么尖刻，小李到底是朋友。

后来，夏谷又反复想过这个问题：这人和那人都不缺真诚的时候，缺的就是，谁先把真诚亮出来。唉，出示真诚需要点胆子，真诚可不是你想掏就掏得出来的东西。真正真诚的人，并不需要费心保持真诚，真诚在于他完全是种习惯。大多数人还没这个习惯，大多数人是你掏多少我也掏多少，就跟掏票子一样。生怕掏多了吃亏，甚至不安全。比如自己。

李干事眼望四周，轻轻地说：“这儿乱，不好讲什么。吃过饭，到我家喝茶去吧。”

夏谷悲壮地呼应着：“喝！不喝白不喝。”

二

下午上班的钟点过了许久，夏谷才从李干事宿舍出来。

他们痛聊了整一个中午，因激动，人都少许精神了点，又因这精神而通身发亮。夏谷步履轻快地朝师部小招待所走去，觑见大军区的季处长。他知道，这次会见对自己十分关键，因为它断然是化装成见面的考查。假如自己不能让季处长满意，那么自己今后大块人生就荒在这儿了，甚至连这种性质的觑见也不会再有了。他觉得好笑：如此重要的考查，通知上只说叫他去“随便谈谈”，用词轻淡得不行。这里头透着居高临下者的做作，透着老谋深算般的成熟，透着不凡的气度。夏谷决定，预先不做任何准备，以免把自己框住了，到时候全看临场发挥。日后前途远大且复杂着哪，你无法事事准备定了才干，全靠素质。比什么都不如比素质管用。今天偏就了无牵挂地上场去，以自己的素质与季处长一赌前程。

小李子终于说出实话，他很快要被提拔，不是别人，正是大军区的季处长看中他了，要把他调到军区某部当干事。季处长话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绝对错不了。依照惯例，季处长不过是个处长，处长嘛，讲细点是部长候选人，讲粗点不过是个大干事，手中没有半分人事大权，那权全归部长把守。可是，季处长绝非一般的处长，处长对于他只是个过渡。他的言语方式中已经提前透出部长味了。小李判断，季处长当部长必然是近期的事，他正预先为“自己的部”选拔人才呢。小李说：“也就是今年明年吧，咱俩争取都到大军区去工作！那儿要是再没发展，咱们就不发展了，转业。总之，走到高处再看路子，反正绝不屈在这儿。而剩下的这几天里，你要把它作为最后的日子来过，再难过也没多少了，珍惜着吧。”

听小李那意思，好像他已经是军区干部，并决定将夏谷也调到自己身边去。夏谷想：“他不过是自己多出来的快活，朝我身上抹一点罢了。”

师部招待所有一幢大楼一幢小楼。大楼前头只站着两株半死的小柏树，而小楼前头不仅站着两行罗汉松，还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卫兵。常规是：小干部来住大楼，大干部来住小楼。季处长官不大，但规格高哇。所以夏谷径直朝小楼走去，对哨兵回个礼，径直上楼。顶头有个套间，军区来人，都在那儿下榻。夏谷很怕碰着闲人，尤其是别碰到师里的干事参谋，他们嘴太碎。此外，他也很讨厌自己这种“怕碰到人”的心理，腹腔子里窝了块火炭似的。走路都不舍得走出声音来。

走到套间门口，夏谷听见里头轰隆一响，是抽水马桶。他站住脚，这时进屋绝对不合适。马上，他又意识到站在门边上也不合适。万一叫人看见了，会以为他想见某领导又不敢进门，怯场。于是他抽身朝楼梯走，爽快地下楼了。这样，再叫人看见，只能以为他已办完了事正赶着回去。到了楼下，他在拐角旮旯儿处略站一站，再重新沿楼梯上来。回到套间门口，正欲敲门，又听见盥洗室里水龙头哗哗响，夹杂着很有气魄的啐痰声。估计季处长还没有方便完，他转身又下楼了，又在旮旯儿处缩着。第三次上楼时，他恨恨地想：要是他还没有揩完屁股，老子就再不上这鬼地方来了，情愿在山沟里干一辈子！“妈的，一辈子也不见得有这么长吧。”

夏谷走到套间门口，凝神一听，里头正洗淋浴呢。他心中怒喊：“去他妈的蛋！我走人……”但是，他非但没掉头，反而下意识地伸手抓住门把，嘭地推开套间的门，居然昂首挺胸闯进去了。他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搞的。一霎时感到，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决定了。

“季处长在吗？”夏谷发现自己声音十分镇静。

“哦哦，哪位呀？……我一会儿就好……稍等。”

盥洗室里的声音倒有点惶然，起码夏谷觉得是这样。他暗中长吁一口气，在沙发上松松地坐下。“不忙，处长您慢慢来，我等着。”

季处长从盥洗室里出来，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脖子。夏谷从容地站起身，敬礼，报告自己姓名。季处长亲热地把他按回沙发里，给他泡茶递烟……多大了？什么地方人？做过些什么工作？有学历吗？对当前形势怎么看？军委文件学过没有？……都是些常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从季处长口里

出来，就显得那么的新鲜，精妙，丝毫不枯燥。夏谷在回答着这些问题时，仿佛自己也被这些问题更新了，从心里往外舒服出来。他暗想，大机关的人，就是有水平，不承认不行。

散淡地聊了几句，双方都知道是过渡。也就是说：这种谈话意味着还没有正式开始谈话。

“哦，‘天然’是你的笔名？”季处长侧首盯着夏谷，目光一下子锐利了，“你就是‘天然’？等一下，上个月我在军报看到一篇文章，讲个人英雄素质问题的，署名天然，是你吧。文章写得不错，观点很有力，篇幅也不小，议论文章在军报可是不容易发的。当时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写作班子，想不到是你一个人。你有点很特别的才气。当然，要不是军委文件把这一条放开了，你有才气也没有用。才气离不开机遇。”

“是的，叫我碰上了。那天，主任说文章发出来了，我还不不敢相信。”

“对了，我恍惚记得，几年前，有人谈过这个问题，文章发表在军区小报上，批这种英雄主义观点，批得也透彻有力，给我印象很深。题目怪有味道的，叫个叫个……”

“是不是《大英雄和小英雄的界限在哪里》？”夏谷问。

“对了，主题是界限。捅得很深！看来有所指，不知道是何人手笔。”

夏谷脸红了，轻声说：“也是我写的。”

“哦，”季处长久久地看他，“肯定与否定都叫你一个人说了，左派和右派都叫你一个人当了，雄辩和诡辩都叫你一个人占上了……你怎么看待这问题？批判一个东西时批得精彩，赞扬同一个东西时也同样精彩。你有自己的思想原则性吗？”

“写那篇文章时，我还年轻，还在部队当战士。想出名，想提干。”夏谷噤着。

“不止这些。”季处长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

“当时团里有规定，上一个头版要闻，记一个三等功。我就使劲抠观点，力求有所震动。”夏谷竭力说得朴实些。

“三等功记上了吗？”

“记上了。”

“最近这篇呢，也是为了记功？”

“这篇是我想写的，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对这篇文章负责。”

夏谷忐忑不安地看季处长。他踱了足有十几个来回，沉重的思索已铺满了这屋子，使夏谷感到窒息。终于，季处长停住脚，却不看夏谷，冷冰冰地说：“夏谷同志，我看你不需要进什么学院了。你的才华够了！非常实用，谋生谋职都不愁的。”

完蛋啦，夏谷暗想。他尽量不露出沮丧神情，静静地坐着，听季处长谈一些读书学习之类的空话。直到季处长伸手向他送客，他才站起身来。季处长已经恢复了最初那种笑容，陪着他出门，竟然送他到楼下。

这是怜悯，夏谷看出来了。他显示出不需要怜悯的样子，矜持有礼地告别。回到单身宿舍，他反复回想经过。一幕幕再经受过来，肯定自己不能做得更好了。于是，他死心了。唯一可供宽慰的是，他说的都是实话。所得的结果也都是说实话的结果。

晚上，夏谷告诉李干事：“他们不要我了，学院事告吹。”他将经过复述一遍。李干事听罢道：“其实，情况我都知道了。我只是想听一听，你说的跟季处长说的一样不一样。唔，大体上还是一样的，你没有隐瞒什么。当初我怎么交代你的？”李干事斜着脸儿训道，“对待这种类型的谈话，永远只回答对方问到的问题，没问的事一概不要多嘴。你呀，肯定炫耀自己了！炫耀不一定在语言上，神态举止方面有没有忘形呀？”

夏谷承认当时是有点那该死的意思，没掐住自个儿。

“这下叫我怎办，你毁了，我们还得找一个来顶替你。大家都想去，而你是最没争议的人选，剩下的都有争议。这下苦了我啦，已经不是叫谁去不叫谁去的问题了，而是如何安抚一大片，是一个面上问题了。”

夏谷暗叹：瞧，人家这苦恼多棒！苦恼到这儿儿上，才不愧是苦恼。

“你这人，重才轻德，对形势很敏感，善于捕捉机遇，有两套笔墨。说好听点，是聪明过人，说难听点，是投机取巧。暂时用用很好用，但是早晚要跌大跟头，累及旁人。”

“是季处长的话吧？”

李干事不讲这是谁的话，只顾自己叹息连连。叹罢，掉头便走。走出几步，又想起什么事似的，回过身补充——拍拍夏谷肩：“算啦算啦……哎，叫你算了你就算了呗！天下哪里不容人？在哪儿干都是干，你给我想开

点。”沉痛地走开。即使从背影上，也可以看出他还在叹息。

大半个月以后，军区给师里下了一道使人震惊的调令：任命夏谷为军区某部副营职干事。并电催其迅速上任报到。而李干事调动的事荒掉了，师里的入学名额也给取消了。

夏谷所要去的处，正是季处长所在的处。他很想向小李子解释一下自己的茫然，还有：无辜。但李干事根本不屑理他。周围人也十分同情被伤害的小李子，对夏谷则集体保持一种世故的笑容，仿佛很理解他，又原谅了他。

夏谷陷入莫名其妙的尴尬。他执拗地想：我没有做过任何手脚，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自始至终听天由命。所以，我不必向任何人解释什么。

一件好事弄得像一场灾难。整个机关都为此大加兴奋。

小李更加尴尬。他已将自己提拔到大军区的消息，神秘地告诉过好几个人，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知道此事，并用同样口吻传递给下一个人。所以，师机关老早都知道李干事要高升，人们紧忙着跟他密切感情。小李自己，也已将心态呀、思维方式呀、言行举止呀……统统调整到大军区那个档次上去了。别人的送行礼物与离情别绪他全都收下，作为回报，他热情地邀请别人到大军区来玩，许诺下一顿顿酒菜。这下子，他陷入绝境。他被迫做出傲然的、对成败荣辱不屑一顾的样儿，以为这样才显得不屈，才仿佛是崇高。小李也知道，夏谷那人不会在季处长面前谋害自己。但是，如果不认为是夏谷谋害自己的话，那就要承认更痛苦的事实：夏谷比咱们优秀，季处长一眼就看上他了，一脚踢掉自己……这个事实比“谁谋害谁”更叫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必须显示受害者的形象，听任外界沸腾着“夏谷谋掉小李位置”等传言，不去辟谣。久之，连他自己也相信这些传言了。

最后几天里，夏谷只在吃饭时才露面。他一个人坐在一张方桌前，四周干事参谋们喧闹不止，却无人坐到他跟前来。他安慰自己：再吃三顿饭我就走了。下次吃饭时又想：再有两顿饭我就走了……忽然发现，师里的杜政委也是一人坐一张方桌，面前象征性地隔着一扇屏风，将他隔在另一个世界，他默默地吃着，一边吃一边思考问题，不朝这里看。其实，杜政委一直是单独一人进餐，只在今天，夏谷才发现他实际上很孤独，干部们囿于级别差异，不往政委跟前凑。政委习惯于众人离他远远的，不会唤谁进去共进午餐。夏谷想，也许小干部们都想过去，只是怕人说巴结领导，才裹足不前。

而政委也暗中希望有人嘻嘻哈哈地坐到他身边来——纯粹是为了吃饭才坐过来，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因为久久没有人来，他也只好做出思索的样儿来掩饰孤独。

发现了这点，夏谷觉得舒服多了。他猛地站起来，端着菜盘子走到政委方桌前，挨着他坐下，笑着：“政委也和我们吃一样的菜呀？……”

杜政委立刻笑了：“你以为我有什么特殊吗？真要有，我也不会当着你们的面大吃大喝呀，你说是不是？”

蓦地，夏谷感觉到外头鸦雀无声，似乎所有人都在倾听屏风里面的动静。他又解恨又快活，有意低低地跟政委说话，让外头人妒忌这里头伪装出的密切。

杜政委开着玩笑：“小夏呀，我是从大军区下来的。对那地方不要抱太多幻想噢。”

夏谷想起，杜政委调师里工作前就是大军区的部长，听说他是被排挤下来的，今年已54岁了，再有一年就该退休。看来，前程到此结束。